紅樓夢影/1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影

◀上一回

第十五回　聘淑媛賈蘭受室　喜乘龍巧姐於歸

下一回▶

話說眾人正然說笑，見平兒拿著並蒂蓮花進來，眾人忙讓吃酒。平兒坐下，對李紈道：「有人給你們阿哥提親呢。」寶玉先問：「誰來說的，什麼人家？」平兒道：「才璜大奶奶來說的，一個外任官，家裡很財主。姑娘十六歲，長的很好，知書識字，活計也好。太太問他：『姓什麼？作什麼官？』他說：『也不知是知府是知州，新打外頭回來的。提起來，橫豎老爺知道。』太太說：『不知是誰，老爺焉能知道呢？』他說：『我先和太太說了，再打聽去。』」探春道：「直不用理他，此刻走了沒有？」平兒道：「上頭說了會子話兒，就瞧三奶奶和他乾媽去了。」探春問：「誰是他乾媽？」寶釵道：「他和玉釧是把子，還給老白媽作了鞋腳，認乾媽。」湘雲問道：「老白媽不是太太那邊的針線頭兒嗎？」寶釵道：「可不是！」李紈問寶釵：「你怎麼知道的這麼細，連送鞋腳都知道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們屋裡漿洗上的老秦，是玉釧兒的姨兒，所以知道。」平兒道：「其實玉釧很不待見他，皆因太太喜歡，樂得大家取合兒。」寶玉道：「他那個令姪也和他似的，說話有頭無尾。」平兒笑道：「那可怎麼作買賣？」寶釵道：「不用管他，很好的西瓜，你吃罷！」婆子們挖上幾碗西瓜來。正吃著，見平兒屋裡小丫頭喜兒來說：「二爺請奶奶呢。」平兒問：「什麼事？」丫頭說：「不知要什麼，豐姑娘找不著，教請奶奶來了。」李紈道：「快去罷，別像那東西似的，連你也丟了，你們二爺更著急了。」平兒笑著站起身來，回頭向寶釵道：「西瓜沒吃夠，尋給兩個，拿了家去吃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早就給巧姑娘和苓兒送過西瓜、李子去了，你家去和孩子們搶著

吃罷。」平兒笑著去了。湘雲道：「這位璉二嫂，真是襲了鳳姐姐的職了，頗像他的樣子。」寶琴道：不但詼諧談笑，連那一切舉止竟無一不肖。」探春搖著頭道：「苦論居心，兩個人差多了。」

寶玉道：「不用批論人了。今日的詞，稻香老農看是那句好？」李紈道：「據我看，『墜』字和『碎』字押的都響亮。『是何處斷續蟬聲？』問的有趣，『綠楊外，殘照裡。』答的更妙。」寶玉道：「也不過是從姜白石的『鬧紅一舸』，蘇東坡的『瓊珠碎又圓』套來的。」李紈道：「套古人不怕，套只要用的好。就是你們那應制詩文，也未必不套古人罷？」湘雲拍手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，也遇見勁敵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只好讓你們人多，我不說了。」

一抬頭，見碧月站在李紈背後搧扇子，上面畫著松樹。接來一看，原來是惜春畫的一棵蒼松，一塊怪石，一段流水，一隻老鶴在鬆下梳翎，並無字跡。只頃著顆「櫳翠閒人」的小方印。寶玉道：「想不到他倒投了四妹妹的緣。」眾人看了回扇子，湘雲道：「我只惦著不知他昨日畫的是什麼？」寶琴道：「咱們何不去看看？」探春說：「今日晚了，明日再去看他。」此刻已擺上飯來，寶玉道：「弄點燒酒來。」探春向婆子道：「和璉二奶奶要，他說有自己蒸的蓮花白，尋些來。還請他這裡吃飯。」婆子答應去了。不多時，抱了兩個玻璃瓶來，說：「璉二奶奶說，這是自己蒸的蓮花白，這是四月裡的嫩荷葉泡的。還說，請姑奶奶、奶奶們用飯罷。璉二奶奶為巧姑娘的喜事，到太太那邊回話去了。」

這裡眾人吃了晚飯，都過王夫人處來。平兒正和王夫人說話，見他們進來，王夫人道：「都坐下聽，今日王大爺來說，周家送信，臘月要娶。我想哥哥還沒媳婦呢，妹子倒先出嫁。可笑今日還來了個冒失鬼。」探春故意問道：「是誰？」王夫人說：「璜大奶奶，他也不知道姓名官職，就來說親。」寶釵問：「誰向他說的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是在他姪兒舖子裡買東西去的，他也說不清，我也聽不清。」

正說著，人回：「珍大爺過來了。」賈珍請了王夫人的安，眾姐妹都站起來問了好。王夫人說：「你坐下罷。」賈珍就在杌子上坐了，說：「今日在裡頭，東平郡王把姪兒教去，問蘭哥的歲數，又問娶親沒有？」姪兒回道：「有幾家提親，尚在未定。」王爺說：「有一家很合適，就是東平王的內姪孫女，掌院學士曾繼聖的女兒。曾大人就是寶兄弟和蘭哥他們的老師，世代書香。」寶玉道：「本是曾子的後裔。」王夫人道「自然是山東根子。」賈珍道：「王爺說先問問姪兒，明日要親身和老爺說呢。據姪兒聽著，

倒很妥當，才已竟回過老爺了，教回太太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好是好，可不知姑娘多大了？」賈珍道：「東平王來了就知道了。」大家又說了回閒話，賈珍退出。這裡眾人又坐了一回，各自歸房安歇。次日都到上房請安，王夫人對李紈道：「昨晚老爺進來，提起親事很願意。不知你的意思怎麼樣？」李紈笑道：「這件事，總是老爺、太太作主，媳婦可知道什麼呢。」於是大家都在王夫人處吃了早飯，商量往櫳翠庵找惜春去，寶玉也與他們同去。

進了園門，一路說說笑笑，剛過了蜂腰橋，聽遠遠的一派雲璈簫管之聲。湘雲道：「何處吹來步虛聲。」寶琴道：「想是四姐姐作功課。」探春、寶玉齊說：「斷乎不是他。」細聽了聽，原來是府牆外人家念道士經。

到了櫳翠庵，見庵門緊閉。湘雲道：「待我扣門。」便用扇子輕輕敲了幾下，裡面問道：「是誰？」湘雲笑道：「是訪道的。」婆子開了門，見是他們，便說道：「姑奶奶、奶奶們連寶二爺都來了！」大家進了門，只見惜春迎了出來。見他頭上鬆攏雲環，別著一支玉簪，並無花朵。穿一件天水碧羅衫，拿著把芭蕉扇。一見眾人，笑問道：「又沒下帖，難得都來了。」讓到房中坐下。惜春道：「把前日姨太太送的梅片茶泡來。」

探春道：「涼些才好。」惜春道：「有竹葉湯是涼的。」寶玉聽了，說：「好極了。」於是大家都喝竹葉湯。寶琴問：「四姐姐作什麼呢？」惜春道：「沒作什麼，不過看看書。」湘雲道：「我不信。」說著站起身，隔著紗簾往裡間望去，見牆上有一張素紙。掀簾進去一看，原來是張絹，用針別在牆上，上邊略烘染了點天光，托出一輪圓月，下邊是一片平水，水中隱隱的一個月影。湘雲說：「你們快來瞧罷，這櫳翠閒人總該罰他每人給畫一張。」惜春道：「那不是閒人，竟是忙人了。把我熱死了，你又得費眼淚。」說著，都進來看畫。寶玉道：「何不就寫『清池皓月』。」惜春道：「那又著相了。」說著仍到外間坐下。

寶釵問惜春：「紫鵑好了沒有？」惜春道：「還沒好呢。你看我這裡實在短人，雖有這庵裡幾個舊人，我卻使不慣，不過作伴而已。要向你們借人，如今各屋裡都是剛夠用。」李紈道：「不用借，等曉霞好了，我回了太太，就把碧月奉送，如何？」惜春笑道：「只要你捨得。」李紈正色道：「這倒不是玩話。」寶玉道：「四妹妹放心，我作保。」惜春道：「先謝了大嫂子，就算定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我瞧瞧紫鵑去。」說著便往紫鵑房裡來，見他坐在窗下發怔，瞧見寶釵進來，忙站起身來，笑道「二奶奶來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怎麼了？」紫鵑道：「不過是熱著了點兒，沒什麼大病，勞動奶奶來瞧。」

寶釵道：「聽見四姑娘說，我不放心，來瞧瞧你。」只見裡間屋裡放著張洋漆小方桌，上面供著白檀小龕，掛著個白綾彈花幔子，設著個古銅小香爐，一個小玉瓶裡插幾枝秋海棠，戈窯碟裡盛著新剝的幾個蓮子，供著個粉定小蓋盤。寶釵心裡早已明白，揭起幔子，見牌位上寫著「瀟湘主人之位」。寶釵的那眼淚就像斷了線的珍珠一般，紫鵑也落下淚來。寶釵拭著淚，向紫鵑道：「也不枉他疼了你一場。」出來便搭訕在牆陰裡看海棠。只見雙環跑來說：「老爺叫二爺去會客呢。」寶玉就慌忙去了。寶釵進房來，眾人見他滿臉淚光，問道：「為什麼傷心？」寶釵就把紫鵑不忘故主事，說了一遍，眾人聽了無不傷心稱贊。

按下櫳翠庵，且說寶玉回到房中換了衣冠，到書房來見老爺。賈政道：「方才東平王前導已來，說王爺隨後就到。所以叫你們伺候著。」只見回事的跑來說：「東平王爺來了。」於是賈璉、寶玉、賈環、賈蘭在大門以內迎接。只聽馬蹄亂響，兩對引馬進來，接著又是兩匹頂馬，頂馬過，才是一乘黃絆藍呢大轎。後邊許多跟馬，還有兩個內監。他叔姪四人在甬路左邊迎著轎請安，東平王在轎內笑容滿面，拱拱手。賈璉道：「把轎子請進去。」往西一拐，又進一重門，是五間過廳。往裡望去，甚是壯麗。

見賈相國迎了出來，王爺命住轎。轎夫退去，兩個內監過來揭起轎簾，撤去扶手板，王爺下了轎，賈相國迎過來請安。

東平王連忙拉起，一同進了大廳，請東平王上坐，自己在下首侍立。東平王道：「椅子上坐了好談。」於是賈相謝了坐，就在下首椅子上坐了。賈璉捧過茶來，東平王便將昨日對賈珍的話，說了一遍。賈相國道「蒙王爺抬愛，賈政深感鴻慈。」東平王笑道：「豈敢，那曾杏壇之為人，老相國自然深知。就是他那兩個少君也頗有出息。妞妞今年十六歲，我也常見，真是幽嫻貞靜，堪為令孫的淑配。曾夫人就是北靖王妃的胞姊，都是孟家小姐，可稱得世代書香。」賈相國十分願意，又彼此說了些謙言。東平王告辭，賈氏父子送出儀門。

就有司官請中堂看稿，賈政對賈璉道：「你先把今日的話告訴你嬸娘，明日你同寶玉到園子回回大老爺、大太太，我還得到東平府謝步去。」說著自回書房辦事去了。賈璉等進內細細回了王夫人，此時薛姨媽、李嬸娘都在這裡，眾人聽了無不歡喜。王夫人道：「事情自然是准了，咱們也該商量新房。我想總是守著稻香村近才好。」探春道：「論近就是藕香榭、蓼風軒、綴錦樓，不過房子略小些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綴錦樓就好，怡紅院留著給芝兒，那是寶玉住過的。新花廳給苓兒，為他們那邊就近。」又對薛、李

二位道：「二位親家太太幫幫我們的忙。」薛、李二人齊說道：「府上這些人，還用幫忙的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恐怕媳婦們想不到，提提他們。」平兒笑道：「都有人疼，那位老太太疼我呢？」薛、李二人道：「都是一樣。」尤氏笑道：「只管放心，有我疼你呢。」平兒道：「同著三位老太太說下，以後我可管著你叫娘了。」正然嘲笑，賈璉進來請示收拾新房。王夫人便將本意告訴了賈璉，自去傳匠役不提。

且說賈相國回拜東平王，擇定八月納采，九月迎娶。眾人忙了兩個多月，已到吉期。曾府上嫁妝十分豐盛，賈府是全分執事，官銜牌、粗細鼓樂，又有眾賀客轎馬，把條榮府大街塞滿，將曾小姐娶過門來。原來曾學士兩個兒子、一個女兒。長子曾文淵，現任徽州知府。次子文澄，禮部員外郎。小姐芳名文淑，舉止端方，溫柔嫻雅。三日後，行過廟見禮，拜了尊長，一家大小無不喜愛。會親、回九，一切繁文不必細述。

這日大家都在王夫人上房看菊花。賈璉進來，滿臉喜色，都請了安，問了好。對王夫人道：「咱們家真是喜事重重。才下衙門，見府門外圍著許多人。門上的說：『你們不到周宅去討喜錢，淨在這裡嚷什麼？』報喜的說：『府上的小姑爺中了解元，我們怎麼不來討賞？老中堂一樂，抬出些元寶來，我們就發了財了。』」王夫人道：「按南邊規矩，女婿的衣巾、報錄的喜錢都是丈人家的。」寶玉道：「《題名錄》上，第一名周乘龍，我才要回太太，二哥哥就來了。」尤氏笑道：「璉兄弟，聽見太太說了，快家去抬元寶罷。」賈璉道：「要是這麼著，我明日辭了官，也去報喜去，只怕比俸還多呢。」王夫人笑著罵道：「下作東西，快開發喜錢去罷。還得差人到周家道喜去。」賈璉答應自去派人。薛姨媽問道：「周親家在那裡住？」平兒道：「先在鄉下，自從他公公捐了官，就搬進城來。」

此時正是天短事多，已到巧姑娘出閣的時候。這裡陪送十分體面，那周家也學了許多京派。巧姐過門，真是郎才女貌。

會親吃酒，又去了幾位夫人誥命。周家仰慕賈府的勢利，又搭著這巧姑娘頗有母風，隨機應變，甚得公婆的歡心，自然是合家歡樂。不知不覺，忙過新年。未知明春又有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